

# 本雅明：作品与画像

本雅明

文 匯 出 版 社



阁 楼 文 丛

阁楼文丛(第三辑)

**本雅明:作品与画像**

编 者/孙 冰

责任编辑/季桂保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市青浦任屯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960 1/32

字 数/123,000

印 张/8.5

印 数/1—6000

ISBN7-80531-495-0/I.50

定 价/10.00 元

# 目 录

## 本雅明的作品

开箱整理我的藏书 .....	(3)
单向街(选译) .....	(16)
加油站 .....	(16)
早餐室 .....	(17)
一百一十三号 .....	(18)
男人 .....	(19)
作家的标准时钟 .....	(20)
回来！全部赦免！ .....	(20)
中国古董 .....	(21)
墨西哥大使馆 .....	(22)
注意：请保存这些新品种植物！ .....	(23)
内政部 .....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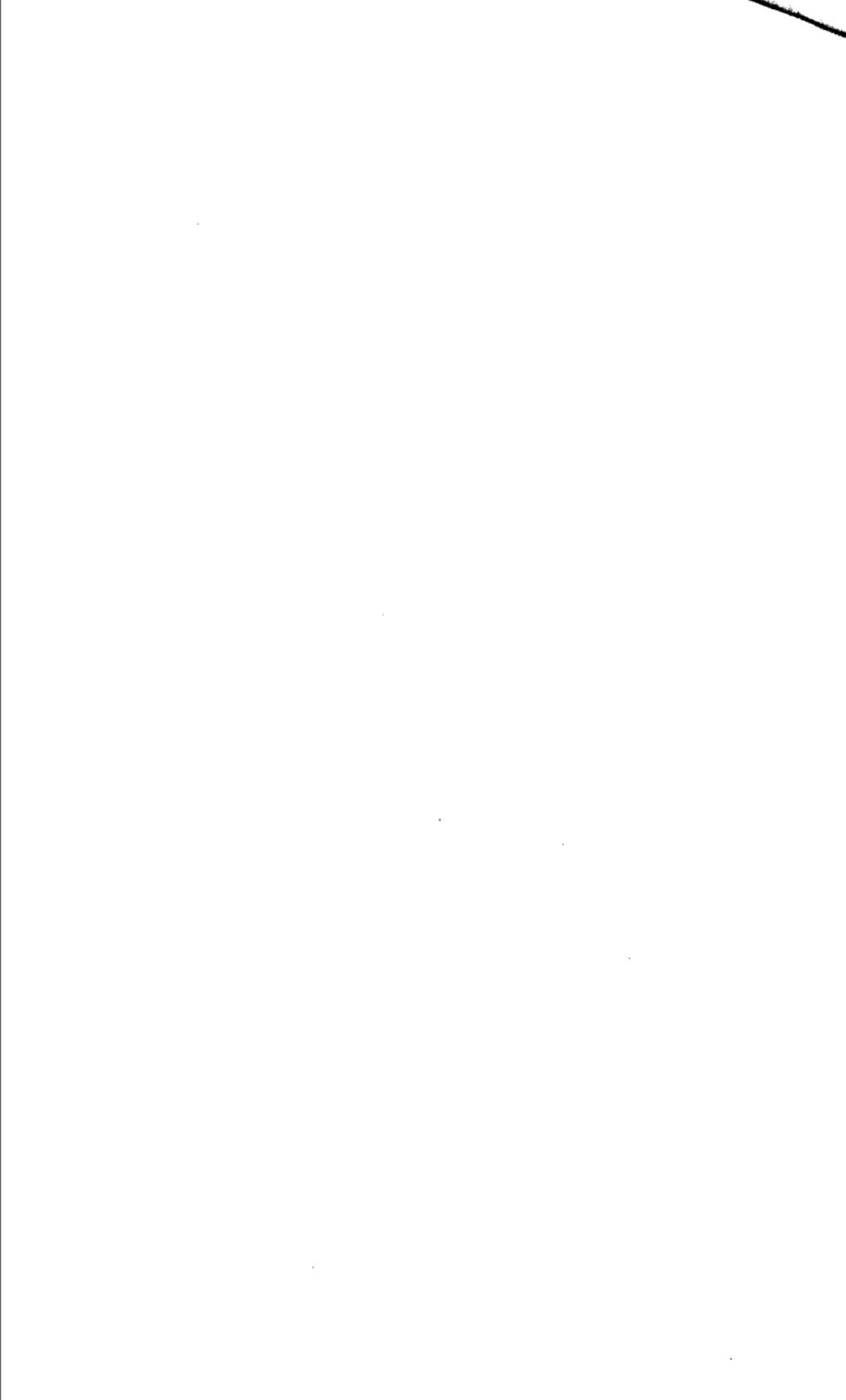
降半旗	.....	(25)
合格的书籍鉴定者	.....	(25)
请勿在此处张贴	.....	(28)
十三号	.....	(33)
扩建的房子	.....	(35)
古董商店	.....	(38)
弧光灯	.....	(38)
失物招领处	.....	(38)
勇士纪念碑	.....	(39)
综合诊所	.....	(40)
房间出租	.....	(41)
办公用具	.....	(42)
自助餐厅	.....	(43)
专业技术咨询	.....	(44)
五金店	.....	(45)
医生的夜诊闹钟	.....	(46)
阿雷雅娜夫人——左边第二个院子	.....	(46)
赌场	.....	(47)
流浪汉禁止入内	.....	(48)
天文馆	.....	(49)
弗兰茨·卡夫卡	.....	(51)

普鲁斯特的意象 .....	(79)
什么是史诗剧？ .....	(102)
翻译家的任务 .....	(115)
论历史哲学 .....	(135)

### 为本雅明画像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 .....	汉娜·阿伦特(155)
I 驼背人 .....	
II 黑暗时代 .....	
III 潜水采珠员 .....	
《双向街》英文本导言 .....	苏珊·桑塔格(234)

# **本雅明的作品**



## 开箱整理我的藏书

我正在打开藏书。对，书还没有上架，还没有带上与井然有序俱来的轻微的单调。我还不能在一排排的书架间来回检阅，把书在朋友面前展示。你们不用害怕那些。倒是我要请你们看看书箱打开后的一片凌乱，飞扬着木屑的空气，铺满撕碎的包装纸的地板，请你们和我一起置身于成堆的卷帙中，它们已在黑暗中深藏了两年，如今方见天日。这样，你们也许能多少分享我的心情（当然不是悲哀，而是期待），理解这些书在一个真正的藏书者心中引起的感触。现在和你说话的正是这样一个藏书者，仔细听听，你们会发现他谈的实际上只是他自己。

假如为了使人信服我的公正与实际，由我将一室藏书的主要部分和精华所在向你们一一道来，再谈谈藏品的来历乃至于它们对一个作家的帮助，那样的话，我是不是反而会显得过于傲慢了

呢？就我而言，我想到的是一些更具体，更有兴味的事情，我真正关心的是想让你了解藏书者与藏书的关系，了解收藏的过程而非藏书本身。如果我详述搜罗图书的各种途径，那不免带有太多的随意性。其实，在品味个人藏品的时候，每一个收藏者的心头都会涌起阵阵回忆，而这样那样的话题都只是作为堤坝，暂且阻遏一下浪涛的冲击罢了。

激情往往近于狂乱，而收藏者的激情则近于记忆错乱。不仅如此，过去所一直经历的机会与运气又在这些熟悉而混乱的藏书里活生生地再现了。（藏书不就是混乱一片，全靠了习惯才使它看上去井井有条吗？）你们都听说过有人因为失掉了书而一病不起，或是有人为了得到书而沦为罪犯。其实，在这些方面，无论哪一种秩序都可以平衡一下情绪的极度波动。阿那托尔·法朗士<sup>①</sup>说过：“如果有任何唯一确定的知识，那就是书籍的出版日期和版式。”同样，如果有任何可以对应于藏书室的混乱，那就是其井然有序的目录。

于是，在藏书者的生活中，就有了在混沌与有序之间的辩证的平衡。当然，藏书者的生活还与其

---

① 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1844-1924)：法国小说家。

他许多事情紧密相联：比如神秘的拥有关系，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还有那种人与书的关系，不重功能与实用，不讲究有用，而是把书作为命运的场景、舞台来研究和欣赏。对于一个收藏者，最大的诱惑就寓于最终的快感，即拥有者的快感之中，在于将一件件藏品锁入一个魔圈，永久珍藏。每个回忆，每个念头，每种感觉都成为他的财富的基座，支架，和锁钥。而一件藏品的全部细节：出版日期，地点，装帧手艺，先前的主人，则形成了一部神奇的百科全书，其精髓无不叙述着藏品的命运。由此也许可以推断伟大的相士是如何成为命运的诠释者的，因为收藏者其实就是藏品的相士。只要看看收藏者怎样把玩玻璃橱中的藏品，他把它们捧在手上，灵感似乎使他能够透过它们看到遥远的过去。对于藏书者的神秘的一面，或者说是老者形象，就谈到这里吧。

Habent sua fata libelli(所有的书都有它们的命运)<sup>①</sup>：这句话原是对书的泛论。《神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以及《物种起源》各有其命运。而藏书者对这句拉丁名言作了新解，对他来说，不仅书

---

<sup>①</sup> 古罗马作家 Terentianus Maurus 的名言。

的本身，就连每本书的每一册都有其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册书的命运就是与收藏者和他的收藏的邂逅。一本旧书在一个真正的藏书者的手中又获新生，我想这样说并不算夸张。在藏书者身上与老者形象相呼应的正是这种孩童心态。孩子们自有无数种方法让事物获得新生，收藏只是其中之一罢了，他们还会画画，剪纸，印花等等，就像他们用抚摸，取名等各种孩子气的办法来占有某种东西一样。复活一个旧时代，这是驱使藏书者去搜求新藏品的最深层的动机。由此，一位旧书收藏者比豪华版搜集者更接近于收藏的真谛。

那么书又是如何跨越藏书室的门槛成为收藏家的财富的呢？下面我就要谈谈搜集藏书的历史。在觅书的各种办法中，最值得称道的一法看来是自己写作。谈到这儿，诸位可能会微笑着想起让·保尔的矮小可怜的老师华兹，他靠写书慢慢有一屋藏书，凡是坊间书单上他感兴趣的题目他都自己写一本，因为他没钱买书。其实作家写书不是由于穷，而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些买得起却不尽如人意的书。诸位可能会把这句话看成是一个关于作家的异想天开的定义。不过，一个真正的藏书家的眼光里看出的事情总是相当离奇的。在一般的

求书法门中，最妥贴的要算是长借不还了。我们这儿设想的真正够格的借书人乃是个嗜书如命的收藏家，这倒并不在于他是否满怀热忱捍卫借来的财富，是否对常规世俗的提醒催促装聋作哑，而是在于他是否根本不去读这些书。如果我的经验可以权充证据，那么有时人们宁愿还掉一本书也不愿意去读它。你们可能不同意，不读书难道能算是藏书者的特点吗？你们会说这倒是一件新鲜事。其实这一点也不新鲜。专家们可以证实我所说的情况久已有之。曾经有个庸人赞美了一番阿那托尔·法朗士的书斋，最后问了一个常见的问题：“法朗士先生，这些书您都读过了罢？”回答是足以说明问题的：“还不到十分之一。我想您并不是每天都用您的赛弗尔<sup>①</sup>磁器的吧？”

顺便说说，我曾经对人们是否有权采取这种态度加以检验。多年之中，至少在收藏的头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我只有两三架书，每年不过增加数寸而已。这一段时间里我极为严格挑剔，不曾读过的书一概不收入藏书之中。要不是一次通货膨胀，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一间名符其实的书房。

<sup>①</sup> 赛弗尔(Sevres)：法国地名，产精美瓷器。

那时情况转眼之间大变，书成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书变得很难觅到，至少在瑞士看来是这样。在最后关头，我从瑞士寄出了我的第一份大宗订单，从书商那里抢购下当时还能买到的《蓝骑士》和巴肖芬的《塔纳奎尔传奇》这一类不可多得的好书。

好了，可能你会说，在踏勘过所有这些小道之后，我们最后总该走上觅书的大路了吧，也就是该说到购书的事了吧。这的确是一条通衢，但是并不平坦。藏书者的购求与在书店里的一般买卖实在是大相径庭。在书店里的是买教科书的学子，为妻子买礼物的世故人物，或是寻找火车上的消遣的生意人。而我所难忘的是旅途中作为一个过客的寻觅搜求。富贵有术，藏书人就本能而论也都是有术之人，经验教会了他们每进驻一座陌生的城市，他们都要处处留心，一家最小的古玩店可能是一座堡垒，一家最偏僻的文具店会是一处要塞。在我的觅书的征途上，有多少城市就此被我识得各自的真面目。

所有最重要的书籍交易决非都在店堂里进行。邮购目录起的作用更大。而且即使买家对目录上的书相当熟悉，到手的这一册总会带来点惊

讶；邮购也总是带点碰运气的性质，会有痛苦失望，也有意外收获。比如，我记得曾经为我的儿童藏书订购过一本彩色插图书，因为那是阿尔伯特·路德维格·格林的童话，并且是在图林根的格里马出版的。我手中还有一本同一位格林编辑的寓言集，同在格里马出版，其中有十六幅插图，由上世纪中叶定居汉堡的德国插图大师利赛所作，这是他早期作品的唯一传本。看来我对同音名字的反应是对的。这一次我又发现了利赛的作品，就是《利纳斯童话集》，这部作品连他的书目编者也一无所知，而且比我提到的前一部更有理由详尽地提上一笔。

搜集图书绝不只是靠金钱或是专业知识。两者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建起一座书斋。书斋总是有点捉摸不透，各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想要透过书目找书，除了要有我提到过的本事，还要有眼光。日期，地名，版式，前主人，装订等等，这些细节并非干巴巴又互不相干的事实，而是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在透露着某种消息。从这种和谐的程度中，藏书者定可以判断与一部书是否投缘。

图书拍卖中收藏者则需要另有一功。阅读书目购书的人，书本身自会提供消息；如果书的来源

可以确定，前一位收藏家的情况就会说明问题。而想参与竞价拍卖的人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避免在竞争中轻举妄动，他必须对拍卖品与竞争者加以同样的关注。常常会有人为了出风头而不是为了买得某本书而不停地抬价，最后弄得进退两难。话说回来，收藏者最为珍贵的回忆可能是他觅到了一本原先不敢奢望的书。他看到这本书在坊间备受冷落，便买下来还它以自由，就像《天方夜谭》中的王子解救一个美丽的女奴。当然，藏书者总是认为书的真正自由就是在他的书架上有个位置。

直到今天，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在我书房一排排的法文书中依然占有特殊地位，因为那是一次紧张的拍卖经历的纪念。那是 1915 年的卢曼拍卖会，由图书大鉴赏家兼著名书商埃米尔·赫希主办。我所说的那部书首见于 1838 年的巴黎交易所广场。拿起来看，上面有卢曼藏书的编号，还有第一位主人购买此书的商店标签，那是在八十年前，价格只有今日的八十分之一。标签上写着“弗拉诺文具店”。那真是个好年头，在文具店里还可以买到这样的豪华版书籍。这本书的图版是由一流的法国插图画师设计，一流的镌刻师雕刻。我这就告诉你我是如何得到这本书的。我曾在埃米尔

· 赫希处事先品鉴过拍卖品，过目的四五十本书中唯有这一本让我真正动心，非永久拥有不可。拍卖的日子到了，很巧，在这一册《驴皮记》之前安排的是一整套分册印在印度纸上的《驴皮记》插图。竞价者坐在一条长桌旁，我的斜对面是第一轮竞买中最引人注目的慕尼黑藏书家冯·西默林子爵。他对那套插图很感兴趣，但是他遇上了对手。长话短说，激烈的竞争中叫出了整场拍卖会的最高价，远远超过三千马克。看来没有人曾想到会有这样的高价，大家都兴奋不已。赫希则始终不动声色，也许为了节省时间，也许出于其他考虑，他趁众人都不注意，紧接着进行下一项拍卖。底价报出了，我的心砰砰跳着，叫了一个高出一筹的数目，我明白我是无论如何争不过那些收藏大家的。拍卖人照例喊道：“还有出价的没有？”没有多少人注意。三声小槌敲过，每下槌声之间像是隔着漫长的等待。然后，他就加上拍卖方的索价，结束了这宗生意。那笔数目对我这样的学生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至于第二天在当铺的一幕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谈的是另一件，可以算是拍卖的消极面罢。

那是在去年的柏林拍卖会上，拍卖品的质量和题材参差不齐，只有几部玄学与自然哲学的善

本还值得注意。我对其中数本报了价，但是我发现前排的一位先生每次都像在等我报价以后专门与我较量，明显想要盖过我的所有报价。几次下来，我不再奢望能得到我看中的那本书了。那是《一位青年物理学家的遗作残篇》的罕本，由约翰·威廉·里特在1810年于海德堡印行的两卷本。这本书没有重印过，但我一向认为它的前言是德国浪漫主义个性化散文最重要的代表作。作者兼编者在文中假托为一位无名氏亡友（其实即他本人）作悼词，回顾了他一生的经历。轮到这书拍卖时，我灵机一动：很简单，既然我竞价的结果总是让另一个人得手，我何不按兵不动呢。我沉住气，不动声色。结果不出所料：无人感兴趣，无人竞价，书便搁到一边去了。我很明智地等了几天，当我一星期后再去那儿时，在旧书部找到了那本书，因为乏人问津，我在买书时还享受了优惠。

一旦你来到书箱堆成的小山，发掘出书本，让它们重见天日——或是夜光——会有什么样的回忆源源而至啊。整理藏书之乐因其一发不可止而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从中午开始，理到最后一批书箱时已是午夜。此刻我手中的两本封皮已褪色的书，严格说起来，并不该入书橱：这是我从母亲那